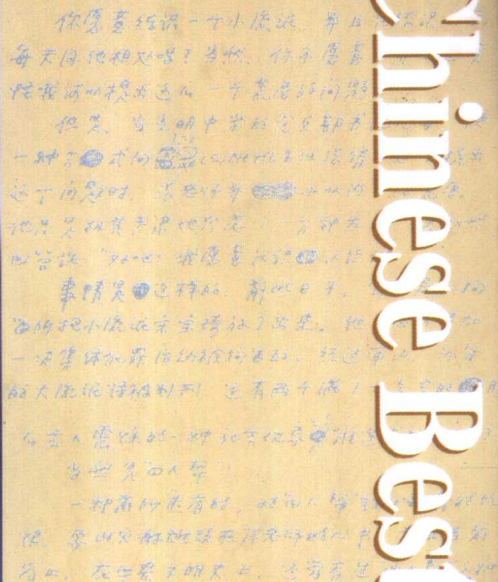


Chinese Best 50 Stories



中国小说50强

1978年 — 20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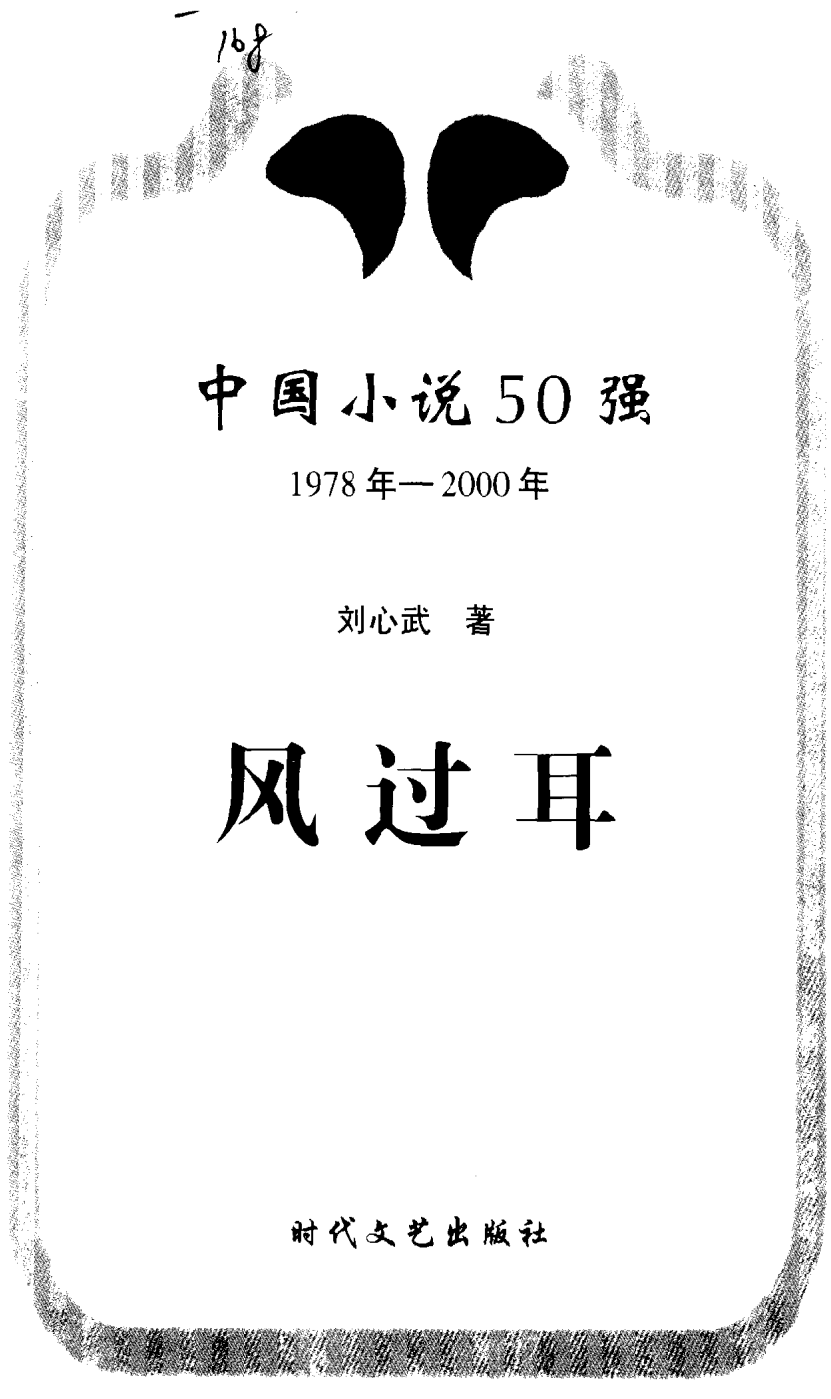
风过耳

刘心武 /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刘心武 / 著

168



中国小说 50 强

1978 年—2000 年

刘心武 著

风 过 耳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小说 50 强, 第 2 辑: 1978 ~ 2000 / 韩少功等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1. 8

ISBN 7-5387-1572-X

I. 中… II. 韩…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5575 号

《中国小说 50 强》(1978 ~ 2000) 第 2 辑

风 过 耳

作 者: 刘心武

责任编辑: 叶天洪 李东亮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318 千字

印 张: 14 3/5

版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5387-1572-X/I · 1508

定 价: (全 10 册) 298.00 元 (本册 29.80 元)

《中国小说 50 强》(1978—2000)

推 选 委 员 会

谢 冕：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

王 蒙： 著名作家、著名文艺批评家

洪子诚：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

孟繁华： 文学博士、著名文艺批评家

陈晓明： 文学博士、著名文艺批评家

李洁非： 著名文艺批评家

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

——《中国小说 50 强》(1978~2000)序

近 20 多年来,中国小说及其观念的变化和发展,应该说是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最为剧烈和复杂的。如何评价这一时段的小说生产及其观念,大概还需要时间的距离和有效的识别。但作为 20 多年来中国小说现场的亲历者和研究者,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时段小说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最值得谈论的。20 多年的时间,先后出现了观念、经验、心态等非常不同的几代作家,也出现了关怀、叙事、文体等非常不同的浩如烟海的作品。这里编选的《中国小说 50 强》(1978~2000)选入的作家作品,从一个方面证实了这一看法并非虚妄。

中国作家受制于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小说创作和观念的发展变化同样不能离开这一传统和现实。大概从 1978 年代开始,小说开始显示出与一体化时代不尽相同的追求和风貌。作为一种想象和虚构的文体形式,逐渐剥离了单纯的政治目标关怀和强调的教化功能。对人的内心痛苦、情感要求、思想矛盾等与人性相关的问题,开始在小说中得以反映和表现。于是“被侮辱与损害”的形象、被迫害的“九死未悔”的知识分子形象、“改革加恋情的故事”等等,普遍出现在小说创作中。这就是在文学创作中整体表达的人道主义思潮。这一古老的思想潮流,在 1978 年代却以“先锋”的姿态开启了小说创作的新时代。但这一试探性的、重返起点的有限变化,也是

与思想解放运动和现实政治目标诉求紧密相关的。因此,就其思维方式而言,那一时代小说创作并未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它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依然是小说创作有意无意参照的主要前提。这就是在文学史上被称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的时代。

自 80 年代中期开始,被称为“寻根文学”和“先锋小说”的作品开始出现。这是两种既有关联又不尽相同的小说创作潮流。“寻根文学”显然已经不满足文学在社会生活结构中独立地位的建立,阐释者在反省民族文化不断流失的同时,也油然而升起让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悲壮豪情。在他们看来,当代中国文学长久地被西方忽视,这不仅刺伤了中国作家的文化自尊心,同时也激起了强烈的“走向世界”的悲壮感。拉美“爆炸文学”走向世界的成功经验,尤其是“魔幻现实主义”“化腐朽为神奇”的奇特想象,为中国作家带来了新的灵感和冲动。他们试图借鉴“爆炸文学”的经验,实现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认同的潜在诉求。因此“寻根文学”虽然脱离了与政治的联姻关系,但就其文化目标的追求而言,仍然在国家民族的大叙事框架内。“先锋文学”所关心的似乎是文学自身的问题,比如语言、文体、叙事等等。它强调的是“文体的自觉”,重视的是小说的虚构性和想象力。对先锋小说构成支配力的是“形式的意识形态”,这一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来源于法国的“新小说”、罗布·格里耶的叙述理论以及阿根廷的博尔赫斯的创作及理论。重视小说的叙述形式及故事的处理方式,使小说成为真正的关于“谎言”的艺术。然而,如前所述,在中国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都直接或间接地联系着中国的历史或现实。就先锋小说的表达而言,意味着历史远未成为过去。它曲折地表达了一代人用另一种形式对历史的记忆或解读。这也正是“回到文学自身”的策略性叙述,事实上,所谓的“文学的自身”是不存在的。

稍晚于先锋小说出现的是“新写实”小说。这一小说现象在理

论上接受的启示,与先锋小说有一定的相似性。或者说“零度叙事”也是“新写实”小说基本的叙事策略。在这些小说中,无论场景还是人物,作家仿佛只是客观陈述,并不投入主体的价值和情感判断。但是,这一叙事选择的本身,就表达了作家的文学立场和对生活的一种理解。值得注意的是“新写实”小说产生的文学背景。不同的是,“新写实”小说在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放弃了“理想”的乌托邦冲动,而是以大量“原生”的生活状态和琐屑的日常生活场景逼近生活本身,小说与生活解除了想象关系。这一小说现象的出现,也与文学界部分人对先锋小说的微词有关。“远离读者”的指责在“新写实”小说平民式的叙述中得到了救还。

文学环境的进一步宽松,使异域文学新风不断地吹进了洞开的国门,被压抑的文学想象力有了更加充分表达的可能,多元的文学格局在中国开始形成。就在“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风潮正健的时代,“女性文学”及其概念被批评界提出。这是一个歧义纷呈的文学现象。但逐渐可以达成共识的是,80年代以前的女作家的创作,仅限于风格学的意义。或者说,那时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的创作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她们同样是“社会运动”或“社会问题”的参与者或关注者。不同的是女性作家在语言风格上可能会获得某种识别。但从八、九十年代之交开始,有性别特征的、有“女性意识”的“女性文学”开始出现。这是一种争议最多、也最具有冲击力的文学现象。

进入90年代之后,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呈现出更加多元和复杂的局面。可以命名的诸如“60年代写作”、“70年代写作”、“美女作家写作”等等,都引领了中国当下的写作潮流。在批评界,也有对90年代以来的创作冠之以“无名”的概括或处理。这种概括、命名方式的多样性,从一个方面表达了这个时代文学观念和文学生产的多样性可能性,每一种文学想象都有了存在的合理性。这自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多音齐鸣、众声喧

哗的时代,并不表明文学的价值立场的丧失或可有可无。

在多种文学潮流之外,也存在着难以概括的个性独具的作家作品。他们游离于整体的、可概括的文学现象之外,独处于自己的精神世界。而这些作家也是中国当代最有价值和艺术魅力的个体存在。在丛书中他们体现出的独特的对文学的理解和表达,证明了这些作家选择的独特意义和价值。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评选《中国小说 50 强》的目的,显然在于检阅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成就,为已经成为文学的历史作出一个方面的总结,并为文学史的写作和其他评选提供某种参照,为热爱文学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完备的、能够比较全面的了解 20 多年来当代小说创作概貌的读本。但无可否认的是,由于评委的趣味、阅读的有限性、对评选标准理解的差异,它的公正性、合理性或权威性都是有限的。甚至一些入选的作家退出了评选。在我们看来,这是十分正常的。这个时代为每一个人提供了选择的自由,他们可以认同或反对任何一种评选或评奖。但是仍然值得我们欣慰的,是绝大多数作家的积极合作。无论老一代、中年一代和年轻的一代作家,他们都选出了自己代表性的作品,参与了这次旨在展示 20 多年来文学实绩的活动。应该说,在现有的已经推出的小说“50 强”,完全可以代表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整体水平。当我们有机会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的时候,为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取得的辉煌成就而倍感欣慰和自豪。我们不能预设小说创作的未来,但我们可以肯定地的是,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这 20 年来应该是它最伟大的时代之一。它的诸多特征还有待于文学史家和批评家的阐释和总结,我们所能提供的,仅仅是作为 20 年来小说创作的亲历者和研究者的一种评价。它的有限性和合理性已经在我们的预料之中。

《中国小说 50 强》编委会

目 录

1	/	《中国小说 50 强》序
1	/	风过耳
280	/	北海三部曲
280	/	仙人承露盘
329	/	九龙壁
375	/	五龙亭

风 过 耳

1

飞机失事了。

不是坠毁，不是爆炸，飞机根本就没有升空。乘客们全到齐了，关上了舱门，撤走了舷梯，系上了安全带，却久久地没有起飞。不知道在等待什么。后来有一架飞机像醉鬼般地降落到机场，颠狂地朝坐满了乘客却没有起飞的飞机冲来……

满载乘客而没有起飞的飞机所等待的，原来竟是这样的一个大惨剧。

2

夏之萍坐在梳妆台前，右手握住梳子，举手朝头发拢去时，

却一下子将手僵在了那里。

她惊讶地望着镜子里的自己。开头她有点糊涂：这个肿眼泡的女人是谁呢？苍白的面颊松耷耷的，眼角现出鱼尾纹，嘴角似乎已经是习惯于朝下微弯，一头染得青黑的乱发却齐齐地现出了一指甲盖长的白根。当她憬悟到这个与她愕然相对的女人正是她自己时，梳子“吧嗒”一声落到了梳妆台上，她扭身扑到枕被凌乱的席梦思床，心里再一次阵阵发紧，却又忽然惊讶于自己并无泪水可流……

这是方天穹死讯传来后的第十天。

头几天里，慰问和吊唁形成过一个近于狂暴的浪潮，不断地来人，不断地有电话，门铃声和电话铃声常常响成一片，以至于不得不由先期到达她家的慰问者紧急分工：有的去开门，有的代她接电话；从外地拍来了近二十份电报；五天里就收到近三十封本市寄来的吊唁信；最雅的送来莫扎特《安魂曲》唱片；次雅的送来大束的白玫瑰和黄菊花；次俗的送来自书挽词；最俗的送来水果和麦乳精。有女同事帮她做饭，劝她进食；有女友陪她过夜，伴她流泪……然而潮涌必有潮退，到第六天门铃声和电话铃声便开始稀落，来者停留的时间也短，陪伴她的女同事和女友经她说服也果真都离她而去，没有新的电报送来，也许楼下邮箱里有新的信件，她没有精神去取也无人代她拿上楼来，所以等于无人来信；其实她自身也在退潮：泪腺已不积极分泌，头脑中纷纭回旋的种种思绪也都如风过的枯叶，落下，堆积一处，只待腐烂。

这第十天的上午，壁上的挂钟显示出已近十一点，竟连一个来访者、一次电话也没有。

夏之萍终于又坐到了梳妆台前。她慢慢地梳头。随着立体梳上有弹性的梳针把头发耙松，她先是有了一种生理上的快感，随

即便觉得头脑中僵滞的乱麻似乎也在慢慢地松解开来——是的，方天穹消失了，而她还具体如镜中所示地存在着。对方天穹蓦然惨逝的巨大悲痛，并未导致摧毁她继续生存的欲望，她意识到了这一点，吃惊，然而却更加清醒——她不仅需要梳头，而且需要洗澡、换衣服，需要吃东西，需要上街采购，并且不能继续留在家里不去上班。

忽然门铃作响。夏之萍竟被惊得浑身一抖。

她去开门。

门外是方天穹的前妻简珍。

3

“停一下，你在那个水果摊前头停一下，”宫自悦对司机说，“我下去一下。”

“那儿不准停车。”司机小万很不乐意。

“附近没警察，”宫自悦说，“两分钟，我下去两分钟就上来。”

“那儿不准——”小万还不买账。

“他妈的！”宫自悦笑嘻嘻地从后座拍拍小万肩膀，“你要房我可是帮你说话的！”

小万把车停到了马路边，那个水果摊前。

宫自悦下去，麻利地买了一大把香蕉上来。

小万把宫自悦送到了陈老住的那幢楼下。

“您什么时候下来？”小万问。

“一会儿，我就呆一会儿。”宫自悦在车上已把香蕉装进了一只印有广东健力宝字样的塑料提袋中，边迈出车门边说，“你可

等着，我一会儿就下来。”

“您可准在半拉钟头里下来，”小万把头伸出车窗，不放心地说，“可别又让我饿一顿！”

“哪能！我今晚管你的饱！”宫自悦边说边活泼地往楼门里走去。

小万望着宫自悦的背影，朝车窗外啐了一口痰。宫自悦这人五十好几了，作派倒像个才出校门的小青年，他好拜望各界的老前辈，到了这些前辈的住处，他的步履不仅活泼，有时竟出现颠连步——就是一脚落地后颠动一下，另一只脚才往前迈，这是儿童们心境欢快时常有的步法，不知怎么的宫自悦竟还能表现得如此的烂漫。

小万最不愿意宫自悦用车。宫自悦作为机构的第五把手，上下班是不配车接车送的，然而用这辆奥迪车的时间，他实际上比前四把手都为多。他常常是用一条过硬的理由——某桩必得坐车出面去急办的公事——把住小万开的这辆车，那桩公事办完，他便又提出这样那样的好几桩甚至常常是一串子的事来，都要小万拉着他跑，跑就跑吧，反正车子回到单位别的头也会调用，拉谁不是一样？可宫自悦的讨厌之处就是常常让小万饿饭——他下车进到某处前，说是“过一会儿就回来”，有时却左等不出来，右等不出来，你把车开走自己找吃的去吧，又怕偏那时候他出来了，事后说你误他下一步的事，你坚持坐车里等他吧，他能自己酒足饭饱、满面红光地终于跑了出来，没等你埋怨，先嬉皮笑脸地跟你道“对不起”，又解释说 he 本是坚决不留下吃饭的，是人家硬留他不可，他要不留反让人家没面子了，诸如此类一大堆，小万只好叹气，认命，谁让自己是开车的呢？活该得胃病，“三九胃泰”、“胃得乐”销得好，一半原因是有小万这号的司机存在！

这回不知道宫自悦又要钻进去多久，小万本想把车开出去找个地方自己先吃上一碗兰州牛肉拉面，宫自悦出来了爱怎么着急怎么发火都由他去，可后来想起宫自悦那句“你要房我帮你说话”的承诺，也就罢休。小万虽然已经娶妻生子，目前却仍同父母兄弟挤在两间小平房里住，过几个月单位就要开始新一轮的分房，宫自悦的态度确实举足轻重，“小不忍则乱大谋”，小万想至此，便将座椅放倒，推进磁带，倚在车里听起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来。

4

“真是稀客！”陈老的小女儿陈新梦对宫自悦娇嗔，“怎么好久不见你的影儿？”

宫自悦像洋人男女见面一样地拾到陈新梦的右手，放在唇边沾了一下，双眼笑成两弯新月：“现在不是连人带影儿都来了吗？”

陈新梦已经三十八岁，还是个处女，她身材足有一米七〇，瘦得高颧骨凹面颊，却打扮得很仔细，头发在发廊做成了一头“钢丝”，成扇面状垂在长长的脖颈后，原来的眉毛剃除了，另画了两根细长的黛眉，嘴唇上淡淡地涂了一种樱色唇膏，一笑起来，大嘴岔里露出两排堪称编贝的白牙；她穿着从华歌尔时装店买来的昂贵套服，黑色，脖领处有紫罗兰色的镂空镶边。

宫自悦跟着陈新梦往客厅里走，客厅里家具简单，然而气派，墙上的名人字画价值连城。

陈老坐在轮椅上，宫自悦走上前去，谦卑地弯腰带屈膝同陈老握手，问候毕，才把手中的塑料袋递给陈新梦，大声地说：

“刚下飞机！家也顾不上回，先来拜望陈老您！从那边带了点香蕉来——我知道北京也有，陈老您这儿什么也不缺，可‘千里送鹅毛’嘛，一点小心意……”

陈老只是蔼然地笑，嘴角淌出些口涎来，陈新梦一边用小毛巾替父亲揩口涎，一边望着宫自悦说：“你还敢坐飞机？啊呀！方天穹那张票要换给你就好了！”

“是呀！”宫自悦也随口调笑，“那你就吃不上这把上好的香蕉了！”

后来就坐在一处说闲话。陈老只不过说了一句“方天穹的家属该好难过”，宫自悦便抖搂开了方天穹的隐私，陈老本来耳聋，只是微笑着眯眼打盹，倒是陈新梦原来并不知道那么多的细节，听得好有味，还不时插进去问题，从一组花絮引出好几簇花絮……

“……头一场冲突发生的地点好滑稽，是在公园里的儿童运动场，大约是在滑梯与转椅之间，一棵大柳树下的长椅上，想必方天穹和夏之萍以为那个地方比僻静的角落更安全；结果两个人正手拉手儿、情话绵绵之际，忽然夏之萍感到一只手粗暴地拍在了她肩膀上，她惊回首、猛起身——那不是别人，是她的老公！说时迟，那时快，一记重重的耳光，掴到了夏之萍脸上，一声脆响，伴随一声尖叫，而方天穹的反应更如电闪雷霆，夏之萍那老公的手掌还没下肩，方天穹就更重地甩了那位一记炸雷般的耳光，好介！玩滑梯、玩转椅的小孩们全不玩了，都围过去看大人搯耳茄子，高兴得拍起了小巴掌，那才真叫好玩哩！……”

“……夏之萍决心一下，她那老公倒没怎么死缠住她，可家财、儿子全给了男方，夏之萍真有点‘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气概，不愧有人称她为‘女丈夫’，为巾帼争光！方天穹的那位简珍，可就是根缠树藤了，死也不跟他离，一直闹到方天穹气极

了，抓起她头发往墙壁上撞她的头……”

“唉呀呀！”陈新梦闭起了眼睛，长长纤指并拢合掌，紧贴胸前，耸着肩膀说，“太残暴了，怎么这样！那简珍还不反抗？还不咬他？”

宫自悦却待陈新梦睁开眼睛，才往下描述：“谁知方天穹一松手，简珍便扑到方天穹怀里，不是咬他，而是发疯般地亲他的胸膛、脖子，狂喊着：‘我爱你！我爱我爱我爱！打死我我也爱！’……”

“真的？！”陈新梦大感动，竟至于一下子眼睛湿润起来。

宫自悦却不再往下讲述，他伸腕看了一下表，又仰头望了一下壁上的钟，见陈老正睁开眼睛，望着他，便立即耸身过去大声地说：“陈老！在那边见到了香港的冯先生，冯先生！对，就是当年听您讲过课的那位冯宣一，五年前来拜望过您的，我刚在那边见到他，他说，想请您把以往的日记整理出来，他给出版，尤其是抗战时期那几年的，陪都时期的，他说最好再配上一批当年的旧照片，那是很有意义的、很宝贵的……”

只用了十分钟的时间，宫自悦就落实了陈老就日记交由香港冯先生出版一事委托他代理的事宜。他起身告辞，陈新梦引他出了客厅，却没有马上引他去往单元门边，而是把他引到了自己的住室，半路上她脸燥燥的，嗓子发干，眼珠转来转去防止保姆看见，一进了她那间闺房，她便把门掩上。

宫自悦满脸甜笑地跟着她，心里满溢着警惕，鼻子里强忍着一串子笑，进去后却主动抓住了她那双瘦得发硬的手。

陈新梦望着已经歇顶的宫自悦那张光润丰满的圆脸，心里怦怦然。她期待着什么，却并没有什么。

“你知道，”陈新梦平平气息，对宫自悦说，“我哥哥很霸道，爸爸锁日记的柜子的钥匙，由他把持着，我是打不开的。”

宫自悦依然握住陈新梦的一双手，用眼神给她以无限的期望，安慰她说：“不要紧。我会拿到日记的。你哥哥会分到让他满意的版税。而你，将同我前往香港，参加首版发行式，你将代表父亲致辞，我则将整理经过加以简要说明……那时候……”

陈新梦忽然想到了掴耳光和手抓住头发把头往墙壁上撞，她惊恐，恶心，把手从宫自悦本不紧密的握持中抽了出来。

“梦梦，你放心……我还有一个约会，我很快还会来的……”陈新梦便把他送出了单元。

小万没想到这回宫自悦呆的时间果然不算太长。

“回单位？回家？”小万握住方向盘问。

“不。再麻烦你，去西三环……”

5

夏之萍一打开门见是简珍，不由一阵感动。

她们为一个共同所爱的男人成了仇人，现在那个男人已经烟消火灭，连一具尸体、一抔骨灰也无从寻觅，她们已无所攻取无所守卫，无所诅咒无所祈盼，她们确也理应泯埋仇怨，互怜互慰。攘攘人世，匆匆人生，现在看来爱憎都如晨雾暮霭般缥缈。夏之萍简直想同简珍拥抱。

万没想到，简珍却冰雪般冷然秋风般凛然。

把简珍让进屋里后，夏之萍懵然若梦。这个目光里依然闪烁着仇怨的妇人，究竟为何找上门来？

简珍年龄比夏之萍小，看上去却比夏之萍苍老。这天简珍梳妆打扮得异常整洁，夏之萍蓬头垢面、衣衫不整，然而简珍依然呈现老态，而夏之萍风韵犹存。关键在于简珍皮肤色泽暗淡并且